

小勝回「家」了—社會不利家庭子女參與說故事團體之圖畫分析

摘 要

兒童畫可以做為瞭解兒童心理狀態的媒介，本研究以嘉義市單親暨低收入戶兒童課後輔導班一年級小朋友共 10 位為研究對象，小朋友參與一學期的說故事團體之後，研究者透過兒童的圖畫，探討社會不利家庭兒童圖畫呈現的特徵、兒童圖畫表現特徵與其心理投射的相關性、並比較兒童在參與說故事團體前後的改變。

研究者發現，單親、低收入戶家庭、隔代教養家庭兒童，在圖畫特徵上呈現：用力的筆觸、囊狀物、繁複的格子、忽略臉部表情的描繪。其心理投射的解釋為：容易憤怒的、缺乏安全感的、期待被關愛。但女童則傾向比同年齡的兒童早熟，其圖畫呈現細膩的人物情節和表情。

社會不利兒童參與說故事團體之後的改變包含：兒童從對家庭關係的漠視，到肯定家庭的重要性；兒童建立對人的信賴感，願意揭露內心的懷疑和恐懼；建立正向關係、以及不安全感的減弱。

關鍵詞：單親家庭、低收入、家庭動力畫、說故事團體

壹、緒論

一、研究問題與背景

「弱勢」或「社會不利」的定義涵蓋相當廣泛，舉凡因其經濟條件、種族、性別、語言、身心狀況等造成的不利因素均可涵蓋，但本研究所指的「社會不利」家庭即為參與嘉義市課後安親輔導班兒童的家庭背景，包含：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外籍配偶家庭與經濟弱勢（低收入戶）家庭。

本文首先敘述研究源起與研究問題，並分別論述社會不利家庭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以及家庭動力畫運用於兒童繪畫與心理分析。

(一) 研究源起與研究問題

嘉義市政府社會局為了讓社會不利家庭子女與其他家庭兒童一樣可以得到妥適的課後照顧，使他們不至因為家庭的社會不利而造成社會弱勢的惡性循環，因此成立了課後安親輔導班，使這些來自社會不利家庭的低年級學童在中午放學後仍有老師可以照顧與指導課業。單親暨低收入戶家庭兒童說故事團體即是課後輔導的一部分，並由社會局直接委託大學辦理。

國內單親家庭的相關研究，或者從社區工作的角度，研析單親家庭資源的連結與家庭支持系統(例彭淑華，2005)；或者由政策觀點探討單親女性貧窮化問題(例薛承泰，2004)。單親家庭子女的研究，則著重學習成就和偏差行為領域，且已有相當豐富且多元的成果，國內也具有實證研究的基礎。惟獨單親家庭、甚或因單親之後造成的隔代教養和再婚家庭，對兒童心理狀況的長期性影響，則較易被忽略。

離婚對於兒童的影響可能持續多年，多數兒童期望能與父母住在一起，但兒童目睹父母離婚的歷程往往是充滿衝突與不愉快的。Rodgers & Pryor (1998) 指出，兒童面臨父母離異，可能會經歷不悅、低自尊，甚至在友誼與行為上出現問題。兒童對父母的離異感到困惑，但在重要時刻，卻沒有人關注兒童的心理需求 (Boushel, Fawcett & Selwyn, 2000、曾竹寧譯，2002)。

因此，研究者希冀透過兒童繪畫作品，瞭解單親、隔代教養、外籍配偶等社會不利家庭兒童的心理特質，並且比較兒童參與一學期之後的說故事團體，圖畫有哪些改變？圖畫反應的心理特質與團體初期有何差異？

(二) 社會不利 (social disadvantaged) 家庭對兒童發展的影響

Boushel, Fawcett & Selwyn (2000, 葉郁菁譯，2002) 提出家庭環境對兒童的影響，指出當子女照顧者不斷處於極度的壓力之下，對兒童將產生健康與發展的威脅 (risk)，這些威脅包含：身體與發展的危險，例如，非官能性的發展失敗 (nonorganic failure to thrive)，亦即嬰幼兒雖有充足的營養，卻無法成長並增加體重 (Papalia & Olds, 1978, 引自黃慧真譯，1994)。其次是缺乏溫暖、安全的關係與穩定的家庭環境，兒童長期在此環境之下，很容易導致長期性的情緒困擾 (Rutter & Rutter, 1993)。第三類威脅來自子女照顧者的身體暴力、性侵害和忽視，造成兒童發展與健康的立即性的傷害。Wood, Repetti, & Roesch (2004) 指出，離婚後的單親母親得到憂鬱症的威脅也隨之升高，因此也連帶使得單親母親從與自己子女的社會互動中抽離。Wood 等人的研究(2004)即提出母親

的憂鬱症和親職退縮，將導致四年級與五年級學童的適應困難，而產生外在行為問題(如攻擊、反抗)，以及內在行為問題（如焦慮、憂鬱）。

父母離異使子女感受痛苦與迷惑，在適應過程中，兒童常覺得對未來感到恐懼，對離開父母抱持被拒絕、遺棄的傷害。早期研究指出（Wallerstein, 1983; Wallerstein & Kelly, 1980；引自黃慧真譯，1994），兒童對父母離婚的適應，比較大的難題是失去安全感，甚至有些兒童必須花許多年才能走出被拒絕、沒有價值、不被愛的失落感。Kasen, Cohen, Brook, & Hartmark (1996)的研究發現，離婚對於男童的負面影響大於女童。由父親監護的男童（Powell & Downey, 1997），或者由父母共同監護的男童（Buchanan, Maccoby, & Dornbusch, 1996），比由母親監護者更少出現行為上的問題。因此，父母離異後，兒童是否有機會接觸父親成為影響兒童適應的重要因素。Schneider & Phares（2005）以 60 位因褫奪親權而被迫與父母分離的 9-18 歲兒童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兒童對失去父母呈現相當的無力感，且對無法掌控外在環境感到失落，尤其在人際互動上，失落感更為明顯。

經濟弱勢的家庭最常出現的問題，經常圍繞在因為家庭經濟不足而導致的兒童生理與認知發展受損，同時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漠不關心，導致兒童的學業成就低落。經濟弱勢、低收入戶的貧窮家庭，使子女曝露在各種威脅之中，尤其是貧窮家庭的男童在語言能力的發展低於同為貧窮家庭的女童（Stanton-Chapman, Chapman, Kaiser, & Hancock, 2004）。石玲惠（2004）指出，低社經地位家長較少關注兒童的心理需求，對子女的行為標準較死板，往往採取強制手段達到控制子女行為的目的。除了社交能力的問題，美國的研究（Bagby, Rudd, & Woods, 2005）也發現，經濟弱勢家庭的兒童在語言發展和認知能力落後於一般兒童，因此若能在幼兒階段即施予學業研讀技巧與社會技能，較能有助於日後的學校適應（Burchinal et al., 1996）。

(三) 家庭動力畫分析

心理學者透過兒童的圖畫探究兒童的心理狀況與認知發展，李靜芳（1992）認為繪畫是兒童的嶺一種溝通語言，兒童的想法與觀念可以透過圖像視覺的呈現，使他們更了解自己與環境的關係。Sims（1974）以一百位情緒困擾的兒童為實驗對象，研究結果指出，家庭動力畫(KFD)用以偵測父親或母親形象與兒童情緒困擾的關連性最高，但用於兄弟姐妹人物圖像的效果則不顯著。Cherney, Seiwert, Dickey & Flichtbeil (2006)分析 109 位 5-13 歲兒童的作品，發現兒童的人物畫隨年齡增加呈現認知的複雜程度，且性別也是另一個影響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Pianta, Longmaid, & Ferguson (1999)即指出，KFD 的圖畫特徵必須同時考慮兒童的認知能力、年齡、社經地位(SES)，以及兒童的精細動作發展。例如，女童的人物畫表現比同年齡的男童更為成熟（Scott, 1981）。兒童精細動作的快速發展期出現在五歲到八、九歲之間，因此在此階段兒童人物畫的精細程度也被用以偵測該年齡階段兒童的認知發展程度（Denckla, 1974）。

Burns & Kaufman 以家庭動力畫（Kinetic family drawings, K-F-D）作為分析圖畫創作者家庭動力的依據。「動力」指的是個體行為的內在動力，或產生行為的原因，如：驅力、需求、或動機（范瓊方，1996）。Burns & Kaufman 認為樣式（style）、動作（action）、和關係（relationship）是三個動力的要素。由上述三個要素發展出五個診斷的引導技巧（范瓊方，1996，頁 12-13）：

1. 樣式：內容是否為區劃式？或畫在紙邊？加重地塗畫人物？
2. 象徵符號：是否與佛洛伊德學派的象徵主義有關？如花朵、太陽、蘋果、電器品等。
3. 活動或動作：個體家中的成員在做什麼？其他人之間的動作為何？
4. 身體特徵：每一個個體的手臂伸展的特徵如何？身體的哪一部分被省略？是否有過度被塗鴨？
5. K-F-D 的格局：家庭成員在圖畫中的位置如何？彼此之間的關係？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距離如何？

Kaplan & Main (1986, 引自 Pianta, Longmaid, & Ferguson, 1999)最早開始運用 Bowlby 的四種依附理論分析兒童的人物畫，安全依附的兒童其家庭圖畫基本上呈現是愉悅的情境，同時兒童的圖畫是寫實而且對於人物有較為細微的描繪（每個人物的表情不同、服裝不同），圖畫中的人物也會有所互動，人物與人物之間較少重疊。而焦慮依附逃避型的人物畫則會出現較大地、明亮的微笑嘴巴，通常人物與人物之間缺乏個別性，例如不管小孩或成人都是一樣的大小，或者穿著同樣的衣服，家庭成員之間也沒有明顯的互動。焦慮依附的衝突型則在人物畫像中充分展現兒童的創傷，例如看起來孤獨的兒童，或者面露擔憂或恐懼；同時衝突型的兒童會將雲畫成深色，圖畫中也會刻意遺漏某人。

但以家庭動力畫分析兒童的心理狀況，仍有其限制。卓紋君與陳瑤惠（1999）即指出，有些兒童會將其內在的心理狀況反映在家庭動力畫之中，但有些兒童則不會，這些變數往往非研究者所能控制，由於家庭動力畫是臨床發展出來的投射工具，因此它在實證研究上的另一個困難，則是研究者所蒐集到的家庭動力畫究竟反映兒童的實際家庭結構與互動狀況，或者是兒童幻想的、期待的理想的家。因此在從事家庭動力畫的分析過程中，研究者必須能對於兒童的背景與作畫的心理過程和想法有所紀錄，與家庭動力畫共同列入討論，才不至於對研究結果的判讀有所偏誤。

二、研究目的

從兒童的圖畫中，可以清楚地呈現兒童的心理狀態，因此當兒童無法清楚與具體表達心理想法時，圖畫即為可資利用的資源。研究者欲透過說故事團體的實施結果以及兒童的圖畫分析，探討以下議題：

- (一) 社會不利家庭兒童圖畫呈現的特徵。
- (二) 兒童圖畫表現特徵與其心理投射的相關性。
- (三) 經過一學期的說故事團體的進行，比較社會不利家庭的兒童在初期與後期圖畫呈現的差異性。若只針對單一圖畫詮釋，較難看到兒童參與說故事團體之後的改變，與前後的差異。同時也可能因為只有單一圖畫而導致對於兒童圖畫的誤判，因此研究者希望藉由兒童圖畫的連續發展，瞭解兒童的心理改變歷程。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 (一) 說故事團體的形成與運作

本研究的初始為嘉義市政府委託之「單親暨低收入戶家庭弱勢家庭兒童閱讀計畫」，計畫的目的在透過說故事媽媽持續進行說故事團體，以豐富兒童的語文與閱讀環境，進而提升兒童之閱讀能力和培養閱讀興趣。

團體的形成乃因應嘉義市政府提供單親暨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免費的課後照顧，嘉義市保母工會接受市政府補助，提供低年級的弱勢家庭兒童週一至週五的下午課後安親，團體成員為來自鄰近地區的國小低年級生，課後照顧的地點為嘉義市的婦幼館。

說故事團體進行的時間為每週四下午 2:30-3:30。每次由說故事媽媽講一本故事書，之後再進行與繪本有關的延伸活動。故事媽媽開始團體之前，必須接受八小時的培訓，同時參與每個月一次的團體督導。說故事團體分為國小一年級與二年級組，持續一學期，自 2006 年 9 月開始進行到 12 月為止。一年級組共有十位小朋友，二年級組有十五位。說故事團體一年級組進行的繪本包括：GuGi GuGi、抱抱、狐狸孵蛋、鞋子磨破了、唱歌當飯吃、開門開門送蛋糕、小罐頭、好朋友、會飛的抱抱、傻鵝皮杜妮、小豬不會飛、紅公雞、我們的媽媽在哪裡、第一百個客人、自己的顏色、不一樣的聖誕節、媽媽的紅沙發。

(二) 參與說故事團體的兒童

這十位團體成員的背景為來自鄰近地區國小一年級的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低收入戶與外籍配偶家庭的子女，其中小智和小勝（匿名）為雙胞胎兄弟，之前原本小勝由爸爸監護、小智由媽媽監護，後來因為父親入監服刑，兩兄弟才均由母親照顧。佳佳的母親為外籍配偶，家中為三代同堂，佳佳還有一個國小三年級的哥哥。其他兒童化名為：恩恩、阿輝、綺綺、千千、阿儒、阿賢、和小諺。

表 1 幼兒家庭類型表

幼兒姓名	家庭類型	幼兒姓名	家庭類型
小勝	單親家庭(母親)	綺綺	低收入戶
小智	單親家庭(母親)	千千	低收入戶
佳佳	外籍配偶(印尼)	阿儒	低收入戶、單親家庭(母親)
恩恩	單親家庭(母親)	阿賢	單親家庭(母親)
阿輝	隔代教養(祖父母)	小諺	單親家庭(母親)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乃依據每次說故事團體之後的延伸活動創作，以小朋友的圖畫作品為資料來源，分析社會不利家庭兒童的圖畫特質，以及他們參與說故事團體之後的改變。研究者以一年級組十位小朋友的圖畫為資料來源，共 143 幅。另外，研究者透過資料的交叉檢證以增加可信度，研究者除了檢閱四次團體督導的會議紀錄，研究者還將圖畫的初步分析結果與一年級的四位說故事志工進行焦點團體座談，透過志工媽媽對於小朋友在團體中的表現，交叉比對圖畫分析的結果。

參、研究結果

一、社會不利家庭兒童圖畫表現與其心理特質的相關性

(一) 容易憤怒的

兒童的圖畫中，出現用力的筆觸，以類似發洩的畫法做大面積的塗鴉，甚或以重複的用力筆觸不斷塗抹畫紙的某處，用力塗抹的結果讓畫紙破了洞，這些反映了兒童當下的憤怒情緒。其次，是圖畫中出現的主題包含暴力情節，例如小智的畫一隻可怕的恐龍、雌牙咧嘴，小智告訴志工媽媽，圖畫下方躺在地上的人是阿輝。小勝和小智在團體中是比較不受歡迎的孩子，他們不但攻擊性強，而且兩兄弟之間的衝突也是不斷，彼此欺負對方。



圖一 小智「恐龍在吃阿輝」

同樣地，團體開始初期，小勝的圖畫中也出現紅色筆觸很亂的塗鴉，圖畫的下方有兩個人，其中一個露出可怕的牙齒，志工媽媽在圖畫旁的註解為「吃人」，兒童圖畫呈現恐怖的情節，相當程度反映了內心的混亂與衝突。

(二) 缺乏安全感的

例如，恩恩的棉被創作（2006/9/14），畫的是三隻甲蟲和許多草，他告訴志工媽媽：「有甲蟲的草被最舒服。」甲蟲被之下，恩恩畫了兩個人和三隻玩具機器人，他說：「我喜歡獵人玩具陪我睡。」兒童睡眠或獨處時的不安全感，因此希望有「陪伴物」，這些也都呈現在兒童的圖畫中。

除此之外，兒童最容易表現出的不安全感，即為「囊狀物」（encapsulation）的呈現，以囊狀物包裹、包覆住物體。囊框的表現為一個或多個人被一個物體環繞，如跳繩、飛機或汽車等或被線條框住（O' Brien & Patton, 1974; Myers, 1978; Knoff & Prout, 1985）。例如小智畫了兩個人，研究者推測是小智和小勝兩兄弟，被線條框住，囊框的外面是兩隻昆蟲打鬥，囊框的作用讓被包覆的小智有安全依附的感覺，同時也跟外在的紛擾、爭吵的環境隔開。下圖為阿賢創作的「好吃的水果」（2006/10/21），阿賢把各種葡萄、香蕉、蘋果等分別用囊框包覆。



圖二 阿賢「好吃的水果」(2006/10/21)

此外，除了以囊狀物包覆，兒童也會透過繁複的格子或柵欄狀形體，暗示當事人對於週遭環境「控制」的本能和需要。例如，阿輝的房屋(圖二)呈現的即是許許多多的格子構成。陸雅青(1993)從其臨床個案研究指出，兒童承受極大壓力、衝突、沒有安全感時，畫面上常會出現格子狀的造型。此與人類追尋界限(boundary)，害怕超越自己界線的原型有關，因此，「邊」的存在提供人類最基本的安全感。缺乏安全感在許多社會不利家庭孩子的圖畫中，可以觀察得到。



圖三 阿輝「房子」

說故事團體開始時，佳佳的表現是拿到圖畫紙不知道要畫什麼，她的棉被創作(2006/9/14)畫的是一大片的藍色色塊，棉被之下的是一個人，志工媽媽寫下的註解為「希望穿漂亮的睡衣睡覺、抱洋娃娃睡覺」。除了漂亮睡衣代表的是女幼兒的夢幻想像以外，抱洋娃娃睡覺反映的也是缺乏安全感。同樣，在綺綺的棉被創作中，綺綺畫了一個愛心，志工媽媽的註解為「抱心型枕頭睡覺」。

(三) 期待被關愛

小諺在團體中的第一幅畫，在他設計的棉被之下，畫了「媽媽抱妹妹」（但是是以「鳥」的物化形象），而睡在媽媽旁邊的還有一隻小鳥，這隻小鳥就是小諺的化身，因為在小諺家就是單親媽媽跟兩個孩子。志工媽媽提到：「小諺的媽媽脾氣不好，在家裡也管小諺很嚴。」（焦點團體，2007/1/18）小諺的圖畫中，妹妹在媽媽的懷中，但對小諺卻是期待著媽媽的關注。

另外，阿輝的圖畫（2006/12/7），把自己畫在媽媽的旁邊，圖畫上志工媽媽的註解是「媽媽帶我們去百貨公司」，相對上姊姊的距離反而是比較遠的。因此研究者認為，阿輝的心理上期待是與媽媽接近的。Oster & Gould（呂俊宏、劉靜女譯，2002）指出，兒童的繪畫結構乃依據他對於父母和手足的感受為基礎，因此當兒童認為自己在家中比其他兄弟姐妹重要時，就會把自己畫在越靠近父母的位置。

(四) 對關係的刻意忽略

說故事團體剛開始的時候，小勝的棉被創作（2006/9/14）畫了四個人躺在棉被上，其中沒有五官的兩個人比較小、躺在中間，研究者推測是小勝和小智兩兄弟，其餘的兩個較大的人有簡易的五官（眼睛和嘴巴），躺在下方的人手比較繁複，最上方的人與其他三個人中間有一條線隔開，研究者猜測是不與小勝、小智同住的父親。小勝的人物均以簡單的直線畫出手、腳、和軀幹，這種棒棒人的畫法呈現他對人物描繪刻意忽略描述。陸雅青（1993）認為，當幼兒畫棒棒人所呈現的意義，多半是有情緒困擾，不願意畫人的情況下，以「符號」取代他所認知或觀察的人物。研究者推測這是因為小勝對於與他相關的家人，關係同樣也都是較為疏離、漠不關心的。研究者推測圖畫下方的人應該是小勝的媽媽，繁複的手也暗示小勝覺知媽媽手的攻擊性，依據志工媽媽的描述，小勝在家如果不乖就會被媽媽打，在安親班也經常被修理。



圖四 小勝的棉被創作

(五) 退縮、依賴、害羞

第三次說故事團體的延伸活動，恩恩畫了一個小小的人，頭髮刺刺的，身體小小的，其餘留下大幅的空白。同樣那次團體，阿賢的圖畫除了上方出現的一排雲和臉部表情模

糊的太陽之外，畫面中唯一出現的人擠縮在左下方。范瓊方（1996）從兒童處理空間的特徵，歸結不論畫的內容在哪一個角落邊，可能都是退縮的心理投射反應。畫的內容邊緣化，反映的是不夠自信、害羞、害怕獨立。不過阿賢的人物看起來是微笑的，顯示阿賢與周圍的人並沒有太大的衝突，但是因為阿賢的內向、害羞，可能使他的人際互動往來較缺乏自信。他的缺乏自信也從志工媽媽提到「阿賢喜歡坐在恩恩旁邊模仿他的畫」得到印證。



圖五 阿賢「人」

(六) 早熟與心思細膩的女生

在說故事團體中，研究者發現國小低年級的女生不論在圖畫或參與團體的過程中，心思細膩、表現非常「成熟」，例如人物的呈現不像其他男生畫棒棒人或簡易的人物形體，包含千千、阿儒，都以極為細膩的手法呈現人物的細節，繁複的衣飾、髮型、臉上的腮紅、裝可愛吐舌頭、高跟鞋、眼睫毛、頭髮上的蝴蝶結等。志工媽媽提到「阿儒的媽媽是低收入戶、阿儒的個性有點自傲又自卑，但是非常細心，平常故意跟人保持距離，故意不認人，有時候在學校看到也會裝作沒看見，有點彆扭，可是她一會兒又會看妳，看妳有沒有注意她。她們家雖然是低收入戶，可是她媽媽也是蠻疼她們幾個小孩，講話都輕聲細語的。」（焦點團體，2007/1/18）。千千剛進來團體時則是刻意表現自己，志工媽媽提到：

她剛來的時候很活潑，超級活潑。她會直接跳到桌上，拉也拉不住，後來有一次她乖乖的坐在椅子上，我們就跟她說，「咦？妳今天有乖乖坐好，很棒喔！志工媽媽好喜歡妳這樣。」從此以後她就不爬桌子了。…她很在意別人對她的感受。有一次，我就提醒她可以用髮夾把頭髮夾起來，我就說：「妳的額頭很漂亮，你用夾子把頭髮夾起來才可以看到妳漂亮的額頭啊！」下次團體時，我就發現她會真的用髮夾把頭髮夾起來了。（焦點團體，2007/1/18）。



圖六 「小罐頭」之延伸活動：「當我自己最快樂」（阿儒，2006/10/19）

社會不利家庭兒童的圖畫呈現的特徵與心理投射歸納如下：兒童圖畫呈現了容易憤怒的、缺乏安全感、期待被關愛、對關係的刻意忽略、退縮、依賴、害羞早熟與心思細膩的女童等六項特質。

表二 兒童圖畫特徵與心理投射

心理投射	圖畫特徵
容易憤怒的	1. 樣式：加重的筆觸、用力塗鴉 2. 活動內容：暴力情節的描繪
缺乏安全感	1. 象徵符號：畫(或指出)睡覺時的陪伴物 2. 樣式：囊狀物 3. 樣式：繁複的格子或柵欄狀物體
期待被關愛	1. KFD 格局：與母親(或重要關係者)的距離近 2. KFD 格局：刻意將其他家庭成員畫比較遠
對關係的刻意忽略	1. 身體特徵：以棒棒人方式呈現 2. 身體特徵：無法清楚描繪臉部表情
退縮、依賴、害羞	1. 樣式：物體集中在畫的下方
早熟與心思細膩的女童	2. 身體特徵：細膩的呈現人物細節 3. 身體特徵：豐富的人物表情

二、參與說故事團體之後兒童的改變

(一) 小勝回「家」了

小勝和小智是雙胞胎兄弟，志工媽媽表示，小勝在團體中的表現「不太有自己的想法、很容易被帶著走。…他的脾氣很急，會有點坐不住。」（焦點團體，2007/1/18）。

小勝在第三次團體的延伸活動中，在圖畫的中間畫了一棵植物，小勝的「家」共有三間，擠縮在圖畫的左下角落，一個非常小的人就站在這棵植物的下方，只有植物的葉

子塗上綠色，因為小勝用螢光色畫，畫面的其他物體反而非常不明顯，植物大而人物小，反應的是小勝期待有「遮蔽物」，可以足以保護，但是「家」卻是跟人一樣小小的，無法保護他。Oster & Gould（呂俊宏、劉靜女譯，2002）指出，「家」是受測者與家人關係的心理投射，從受測者畫的房子，可以推知受測者與家庭和家人互動的經驗，當房屋畫在紙張的底部時，反應的是家庭缺乏安全的親密感。第四次團體的延伸活動，小勝的圖畫以中間一條線隔開地上與地下，地上的左下角同樣有一間房屋，屋外有一個拿著氣球的人，人物是以簡易的線條代替手腳，但是臉孔出現眼睛和嘴巴，帶著微笑。相對於地上，小勝的地底活動相對豐富許多，有彎彎曲曲的螞蟻隧道，雖然小勝對於「家」或「人」，仍是相當程度的省略，但是至少從圖畫中看到不管是人物或是蝴蝶出現「微笑」，這是一個重要的改變。

小勝在第九次說故事團體之後的延伸活動，塗鴉式的焦慮已經不見，小勝的圖畫線條清楚明顯，圖畫中不再是沒有關聯的物體擺放，在第九次的活動圖畫中，小勝畫了樹、獅子（微笑）、拿著旗子的人（微笑、旗子上面寫「謝謝老師」）、有水的池塘和長頸鹿（微笑）、一盆花。第十一次的團體延伸活動（2006/12/7），小勝畫的是「小動物在玩耍」，畫面中是愉悅的感覺，甲蟲爬在樹上（可視為一種「互動」的產生），天空中有微笑的蝴蝶和兩隻小鳥。第十二次團體的延伸活動，小勝的房子小小的、在圖畫的正下方，房子外面有兩個人，小勝自己寫下：「小勝、我的愛心、女朋友」，窗戶的數量從一個（第三次團體）增加為四個。最後一次團體的延伸活動，小勝在圖畫紙的左下方有一棵小小的樹、中央畫了一個大大的房屋，房子有六個窗戶、屋子裡面有一個人坐在大大的椅子上。「家」對小勝變成有意義的地方、願意回去的地方，而且，圖畫中的人是坐在椅子上，椅子同樣是「舒服」、「休息」的意涵。這是小勝相當大的改變。因為團體即將結束時，適逢聖誕節前後，故事媽媽希望小朋友都可以許下自己的心願，小勝說：「我的願望是希望老師（志工媽媽）身體健康。」志工媽媽認為小勝在參加說故事團體之後，變得比較貼心、也比較會為別人著想，尤其當小勝說出自己的願望時，令在場的說故事媽媽十分感動（焦點團體，2007/1/18）。

小勝從一開始對人的忽略，以棒棒人替代人物，到出現具體的人物形象；從排列狀的人物位置，到人物圖像產生有意義的互動、且物體與物體之間產生關聯、形構完整且有意義的圖畫內容，這些都是小勝參加說故事團體之後的明顯改變。「家」原本是小小的、在圖畫紙邊緣的，到圖畫中的人願意回「家」，認同家庭的價值與重要，研究者認為這是說故事歷程中小勝的重要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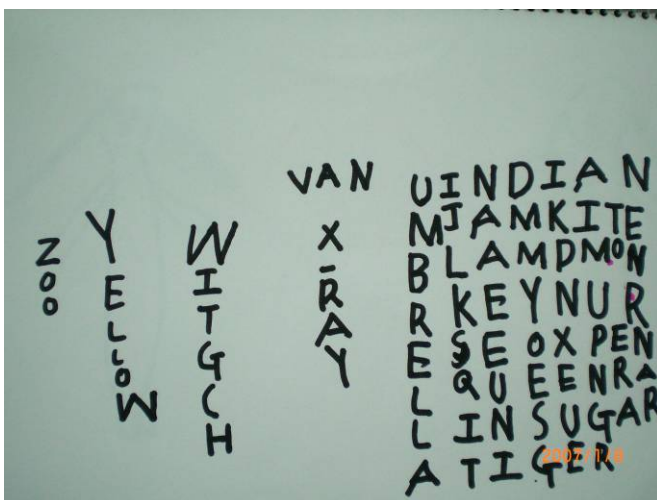


圖七 小勝回「家」了

(二) 出現的「人」：願意揭露與面對

佳佳的母親是印尼籍外籍配偶，家中除了父母親和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哥哥之外，還有奶奶。研究者因為對於佳佳圖畫中呈現的一些疑問追問佳佳的小學級任老師，老師探詢佳佳的家人後發現，每次都是佳佳的印尼籍母親來接她，但是媽媽話也不多，來學校接了孩子馬上就離開，很少會跟老師交談。志工媽媽表示，佳佳在團體中非常安靜、話很少，不過當志工媽媽邀請小朋友來幫忙時，她會主動跑過來。佳佳做功課不是很積極，但是外表乾乾淨淨的。佳佳的班級老師表示，佳佳在學校很安靜，問什麼話都不說，佳佳的媽媽沒有工作，家裡面大小事情幾乎由奶奶掌權決定。

從第五次團體之後，佳佳的畫就開始出現一些與該次說故事團體內容完全無關的物體的排列組合，多半是正方形、菱形、圓形、線條，經常出現的是大面積的格子，當故事媽媽嘗試引導她多畫一些與故事內容有關的東西時，佳佳就會開始拒絕畫，對佳佳而言，物體的重複排列是讓她有安全感的畫法，因此故事媽媽也沒有強迫她必須畫什麼。第九次團體開始，佳佳不再畫格子了，取而代之的是英文字母的排列組合，甚至其中還有一些英文單字，例如下圖中出現的 zoo, yellow, tiger, sugar, queen, Indian 等。這樣的英文字母排列組合一直持續了一個月。



圖八 佳佳的「英文字」

直到第十二次團體，佳佳的「人」終於出現了，她用藍色、黃色和綠色分別畫了三個長頭髮的人，但是三個人的胸部都畫了兩個點點。第十四次團體講「會飛的抱抱」，佳佳畫了一個長頭髮的女生、張開雙手，志工媽媽寫的註解為：「寄給ㄟㄣノカ一、口ㄟㄣ老師（志工媽媽）、好大的抱抱加四個蘋果。」研究者發現，佳佳畫的女生不止有胸部兩點，而且這次還特別突顯第三點，畫得比胸部兩點更大。依據 Sidum-Chase 畫人測驗（陳孟吟，1998、蔡雅貞，2000），人物畫中過度強性徵的判斷包含過度強調胸部，或者突顯性器官附近區域的特殊性，例如在性器官附近線條的質感使用力量或與身體其他部位有所差別，或者骨盤區域暗示或明顯呈現性器官時，則被用來作為診斷性虐待的依據。



圖九 佳佳「好大的抱抱」

這樣的推測讓研究者重新檢視佳佳之前的圖畫，發現佳佳在第三次說故事團體的延伸活動圖畫中，即已出現了畫面中間的似陰莖物。左方故事媽媽的註解為「冰淇淋」，右方推測是蘋果，但中間的似陰莖物則無法判斷是何物體。Sidum-Chase 畫人測驗（陳孟吟，1998、蔡雅貞，2000）提到，當圖畫中出現細長的物體或細節時，包含香煙、拐杖、槍、煙斗、棒球棒等，可以視為生殖器官的潛意識反應，研究者應該計算似陰莖物出現的總數目與頻率。研究者發現，佳佳在 13 次的圖畫中，總共出現了 8 次的似陰莖物，且在第 10 至 12 次的人物畫，均有明顯的胸部與第三點特徵。但是研究者將後面三次的人物畫視為正向的「揭露」（disclosure），佳佳從不願意正視，由英文字母符號的無意義排列，到願意畫人，面對內心恐懼或疑惑的部份，這可以視為佳佳極大的改變。



圖十 佳佳「冰淇淋與蘋果」

(三) 我們手牽手：積極的建立關係

單親兒童圖畫中，「牽手」是一個明顯的改變，牽手表示關係的建立、與對其他人的信任感，因此，在單親兒童的圖畫分析中，研究者尤其關注圖畫中呈現的人與人之間的動力，人物之間如何互動。例如，恩恩的圖畫（2006/10/19）畫了三個人一起玩，其中兩個人拉著跳繩，另外一個人則是跳跳繩，其他人則在一旁觀看，還張開雙手。恩恩的圖畫從單一物體的擺放，到圖畫中的人產生互動，這是比較大的改變。



圖十一 恩恩「手牽手跳繩」

小智在最後一次團體圖畫中，畫了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手牽手，畫面的上方有許多燈光垂吊下來。小智的圖畫從團體開始時，畫了恐龍吃阿輝、棉被創作化的也是恐龍，志工媽媽在圖畫的註解為「要抱可怕的恐龍睡覺」、「棉被被用來燒成火、讓恐龍變成火箭跑更快」。參與說故事團體的初始，小智是充滿憤怒和生氣的，同時「棉被」的意象應該是溫暖的、擁抱的，但也被小智形容成可以強化攻擊性的動能。從攻擊、憤怒到願意與人手牽手，小智對人的信任感提升，也願意親近志工媽媽。

(四) 走出不安全感：從模糊的臉到均衡的身體部位比例

恩恩的另一張畫（2006/12/7）畫的是爸爸和媽媽「結婚」了，同樣地，畫中的爸爸媽媽笑嘻嘻，雙手伸展，這些都呈現了恩恩對於家庭關係認定的穩定與期待，雖然父母離異，但仍對雙親家庭充滿期待。同時從兩個人佔據畫面的大面積來看，也發現與團體一開始恩恩畫的人物非常小，集中在圖畫紙的下方與角落有明顯的差異。范瓊方（1996）指出，兒童經常把圖畫內容化得很小，反應的是對自己的不滿意、自卑。Oster & Gould（呂俊宏、劉靚女譯，2002）認為，兒童圖畫中出現細小人物，代表的是極端的沒安全感、退縮、沮喪與匱乏感。恩恩參與說故事團體之後的改變，可以觀察恩恩的情緒比較穩定，對於家庭與人際關係也有比較正向的認定。

阿輝父母離婚之後，就跟爺爺奶奶一起住，爺爺是乩童，阿輝有時候在團體裡，也會無厘頭的模仿乩童的動作，雖然阿輝是一年級的小朋友，但其圖畫呈現許多幼兒階段才會出現的塗鴉。志工媽媽指出：阿輝的自我控制力較弱，每次畫圖的時候，都會出現用力的塗鴉，但每次塗鴉的結果，都讓畫面中的物體呈現一片模糊。他喜歡坐在小勝和恩恩旁邊，也會學著模仿他們的畫。陸雅青（1993）指出，兒童的繪畫若一直停留在塗鴉階段，則其心智發展可能較一般正常兒童緩慢，畫人測驗（Human-Figure Drawing）同時亦可做為透過人物繪畫的精細程度用以判斷兒童的智力高低。缺乏文化刺激的兒童，可以從人物描繪與其他一般兒童的比較，判斷認知能力的表現程度。十二月初的時候，阿輝的畫慢慢出現具體的人物形象，例如下圖（2007/12/7）阿輝畫的是「媽媽帶我們去百貨公司」，雖然媽媽不在身邊，但是阿輝呈現的母親形象是正面的、微笑的，志工媽媽的註解，靠近圖畫中媽媽的是阿輝，左邊的綠色人物是姊姊，由此也可看出阿輝對於母親的依戀、渴望獲得母愛。母親大、阿輝小，投射的也是期待母親可以成為具有力量的保護者。



圖十二、阿輝「媽媽帶我們去百貨公司」

社會不利家庭兒童參與說故事團體前後，圖畫特徵與心理投射的改變歸納出：小勝回「家」了、出現的「人」、我們手牽手、走出不安全感等四項特質。圖畫特徵與心理投射分析後抽取的各項概念分述如表三：

表三 兒童參與說故事團體前後的圖畫特徵與心理投射

參與說故事團體前		參與說故事團體後		概念抽取
圖畫特徵	心理投射	圖畫特徵	心理投射	
1. 「家」擠縮在畫面角落 2. 比例：家小、人大	1. 對家庭關係的漠視 2. 家庭無法庇護	1. 物體之間產生互動 2. 比例：家大人小、人在屋中	1. 與他人關係的建立 2. 對家庭重要性的肯定	小勝回「家」了
1. 線條與格子的排列組合 2. 英文單字的串集	1. 缺乏安全感 2. 拒絕探索內心世界 3. 思考的整理	1. 願意畫「人」 2. 坦露有關「性」的暗示	1. 正向揭露、願意面對內心的恐懼與疑惑 2. 對人的信任感	出現的「人」
1. 單獨個體 2. 個體之間沒有關聯性 3. 攻擊的情節	1. 缺乏良好的人際互動、少與人往來 2. 憤怒與對現況的不滿	1. 人物手牽手 2. 圖面構成有關聯性的完整概念 3. 雙臂開展	1. 正向人際關係的建立 2. 信任與親密感	我們手牽手
1. 人物小 2. 集中在畫面角落	沒有安全感、退縮	1. 人物臉部表情笑嘻嘻 2. 與重要關係者的距離近	信任感、安全感	走出不安全感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兒童畫可以做為瞭解兒童心理狀態的媒介，當兒童無法清楚與具體口語表達時，圖畫即為可資利用的資源。研究者透過說故事團體的實施結果分析兒童畫，並探討：社會不利家庭兒童圖畫呈現的特徵、兒童圖畫表現特徵與其心理投射的相關性、並比較兒童在參與說故事團體前後的改變。

研究者發現，單親、低收入戶家庭、隔代教養家庭兒童，在塗畫樣式上會有用力的筆觸、囊狀物、繁複的格子，投射的心理特質為容易憤怒的，缺乏安全感的。除此之外，社會不利家庭的兒童特別期待被關愛，但是由於他們的家庭缺乏足夠的溫暖，許多兒童在身體特徵上，無法明顯描繪臉部表情，或者以簡略的棒棒人方式代表，這些都是兒童

對家庭關係刻意忽略的結果。但在女童則有略為不同的差異，社會不利家庭的女童，傾向比同年齡的兒童早熟，其圖畫呈現細膩的人物情節和表情。

社會不利兒童參與說故事團體之後，研究者發現有以下改變：兒童畫的家原本擠縮在畫紙的角落，後期則是家變大了，甚至把人畫在家裡面，兒童從對家庭關係的漠視，到肯定家庭的重要性。其次，由於志工媽媽長期的關注，兒童建立對人的信賴感，因此他們願意揭露內心的懷疑和恐懼，從拒絕思考、探索，到正視內心的問題，研究者認為這是很大的改變。正向關係的建立還可以從圖畫中缺乏關聯的個體排列，到人物手牽手的圖畫構成，反映的都是正向人際關係的建立。最後，兒童的圖畫從小小的人物、擠縮在角落的缺乏自信和退縮，到呈現人物放大、微笑的臉部表情，顯示兒童可以逐漸消弱內心的不安全感。

二、建議

研究者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對象精細化：

本研究以「社會不利家庭」涵蓋單親、低收入戶、隔代教養與外籍配偶家庭等不同類型，因為參與課輔班的兒童先於研究存在，且研究個案並非刻意邀請，因此研究個案的限制、無法單一化，成為研究對象無法精細化的遺憾。研究者認為，個案研究的探討，若以少數個案形成對整體現象的詮釋，可能又犯了過度推論的毛病。同時，研究者也認為，單親家庭與低收入戶家庭、甚或未來研究者選擇單一類型的家庭進行深度探討，都應該注意不同家庭可能存在差異性，如同以往研究指出，單親媽媽是否罹患憂鬱症、單親媽媽感受的壓力程度，單親家庭中由父親監護或母親監護、可能都影響兒童的心理反應。研究者處理相關議題時，應該更為謹慎小心。

(二) 縱貫式研究：

兒童心理歷程的細微改變，非經過長時間的關係建立與系統性變化過程，很難從單一圖畫中即可推知。研究者建議，對於類似主題的研究，應該採取縱貫式的方式，必須有足夠時間的長期觀察與介入，使兒童對於參與者有足夠的信任感，研究資料才能有意義地呈現。

並非所有社會不利家庭都是病態的，我們應當將允許家庭存在各種形式與樣貌，除了雙親家庭之外，應當還有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再婚家庭、外籍配偶家庭等不同形式的家庭存在，而後者應被視為是家庭類型的一種而非「異態」。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不同家庭型態中成長的兒童，可能因為家庭環境的特殊性，或者這些家庭經常出現的生活壓力事件，導致兒童成為家庭次系統中同時遭受波及的個體。但這些兒童進入小學之後，可能因為家長對他們學業的期待與要求甚於對他們心理狀況的瞭解。若能透過更多社會資源的募集與挹注，將可提供社會不利家庭更多的選擇機會。

伍、參考文獻

- 石玲惠 (2004)。低社經地位家長的親職教育。*師友*，448 期，頁 71-73。
- 呂俊宏、劉靜女譯、Gerald, D. Oster & Patricia Gould 原著 (2002)。繪畫評估與治療：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指南。台北：心理。
- 李靜芳 (1992)。兒童繪畫的探討。*現代美術*，46 期，頁 60-63。
- 卓紋君、陳瑤惠 (1999)。兒童的家庭動力畫 (KFD) 與其親子關係及社會行為之研究。*嘉義師院學報*，13 期，頁 1-23。
- 范瓊方 (1996)。幼兒繪畫心理分析與輔導—家庭動力繪畫的探討。台北：心理。
- 陳孟吟 (1998)。性虐待兒童在畫人測驗之分析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陸雅青 (1993)。藝術治療。台北：心理。
- 彭淑華 (2005)。婆家？娘家？何處是我家？女性單親家長的家庭支持系統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9 期 2 卷，頁 197-262。
- 曾竹寧譯 (2002)、Boushel, M., Fawcett, M. & Selwyn, J. (2000) 原著。幼童的權利和需要 (第八章)。收於葉郁菁等譯，*兒童發展*，頁 8-1-8-32。台北：華騰。
- 黃慧真譯 (1994)、Papalia, D.E., & Olds, S. W. (1978) 原著。*兒童發展*。台北：桂冠。
- 葉郁菁譯 (2002)、Boushel, M., Fawcett, M. & Selwyn, J. (2000) 原著。家庭壓力與家庭支持系統 (第十二章)。收於葉郁菁等譯，*兒童發展*，頁 12-1-12-32。台北：華騰。
- 蔡雅貞 (2000)。兒童性虐待類型、家庭系統與兒童心理問題之分析—以台南家扶中心四位性虐待兒童為例。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薛承泰 (2004)。臺灣地區貧窮女性化現象之探討：以 1990 年代為例。*人口學刊*，29 期，頁 95-121。
- Bagby, J.H., Rudd, L.C., & Woods, M. (2005).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diversity on the language, cognitive and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from low-income background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75 (5), 395-405.
- Buchanan, C.M., Maccoby, E.E., & Dornbusch, S.M. (1996). *Adolescents After Divor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rchinal, M. R., Ramey, S. L., Reid, M. K. & Bryant, D. (1996). Quality of center child care and infant cognitive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67, 606-620.
- Cherney, I. D., Seiwert, C. S., Dickey, T. M., & Flichtbeil, J. D. (2006). Children's drawings: A mirror to their mind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6 (1), 127-142.
- Denckla, M.B. (1974). Development of motor co-ordination in normal children. *Developmental Medicine and Child Neurology*, 16, 729-741.
- Kasen, S., Cohen, P., Brook, J.S., & Hartmark, C. (1996). A multiple-risk interaction model: effects of temperament and divorce on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4, 121-150.
- Pianta, R.C., Longmaid, K., & Ferguson, J.E. (1999). Attachment-based classifications of

- children' s family drawing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with children' s adjustment in kindergarte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28(2), 244-255.
- Powell, B., & Downey, D.B. (1997). Living in single-parent household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ame-sex hypo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521-539.
- Rodgers, B. & Pryor, J. (1998). *Divorce and Separation: The Outcomes for Children*.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 Schneider, K. M. & Phares, V. (2005). Coping with parental loss because of termination of parental rights. *Child Welfare*, 84(6), 819-842.
- Scott, L. H. (1981). Measuring intelligence with the Goodenough-Harris Drawing Tes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9, 483-505.
- Sims, C. A. (1974).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and the family relations indic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0 (1), 87-88.
- Stanton-Chapman, T.L., Chapman, D.A., Kaiser, A.P., & Hancock, T.B. (2004). Cumulative risk and low-income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4 (4), 227-237.
- Wood, J. J., Repetti, R. L. & Roesch, S. C. (2004). Divorce and children' s adjustment problems at home and school: The role of depressive/ withdrawn parenting.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35 (2), 121-142.

Sam Goes “Home” – What Did the Social Disadvantaged Children Tell in Their Drawings

Children’s drawings were perceived to be efficient vehicles to project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social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 the Chia Yi City who were from lone-parent, low-income, and grandparent-caring families. Ten Year-One pupils were participated with a story-telling group sponsor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it lasted for one semester. Their drawing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sed through Kinetic family drawing analysis model.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d: the pupils from social disadvantaged families displayed heavy screeches, encapsulations, and complex cells in their drawings. These projected the children’s insecurity, desire for love and warmth, and conflict within their minds. However, girls tended to be more premature than the boys and they enjoyed spending time making the details.

The changes of the social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fter participating with the story-reading group could be concluded as followings. They appreciated the importance and the value of their families. They also showed their trust with others. Some pupils were more willing to share their doubts and fears to the volunteer workers. Their insecurity also reduced after one semester.

Keywords: lone-parent families, low-income, Kinetic family drawing, story-reading group